



1月5日,山东新泰市于家庄,父亲在给爷爷砌墙。

本报记者 王瑞锋 摄

# 父亲的瓦刀



**地点:**  
山东新泰市于家庄

**乡言:**  
我给别人盖了一辈子房子,现在城里房价贵,你买不起,等啥时候你买上房子、结了婚,我就可以歇息了。  
——父亲王凤严



父亲做泥瓦匠用的各种工具,其中的瓦刀(最右边)已用了20年。  
本报记者 王瑞锋 摄

夕阳下,父亲站在高高的竹架上,脚下一摞红砖,一簸箕石灰泥。

腊月十一,妹妹出阁,我回到家乡。

这一天下午,忙完妹妹的婚事,父亲说闲着没事,便提着瓦刀,给爷爷修院墙。

他不断弯腰,手里握一把短小的瓦刀,把砖切成大小不一的两半,每一刀都精准无误。

然后铲灰,砌墙。阳光打在他黝黑的皮肤上,同时也拉长了他的背影。

泥瓦匠,是他从事了一辈子的职业。

手里的瓦刀,他用了整整20年,刀柄锃亮,刀刃磨掉了大半,上面布满锯齿,像一把铁木梳。

这把瓦刀,养活了我们一家人。

## 【盖房】 一家人分工上阵

在农村老家,一个年轻人的出路不过两条,考大学、当兵。

几十年前,父亲因家贫辍学,身高不足一米六,未能当上兵。在家种地,一年比一年穷。爷爷说,跟着别人干建筑去吧,干建筑不用高个儿。

和灰、推石子、扛水泥,干了几年小工、大工后,1992年,他进入镇上一家建筑队,当起了泥瓦匠。

在山东,泥瓦匠被称“老师儿”。

父亲总是说,老师儿、老师儿,还不就是个干建筑的,以后你当真正的老师,才有出息。

彼时,政府号召农民“牵着黄牛奔小康”,要求家家户户养牛。

父亲嫌养牛不挣钱,冒着得罪村干部的风险,坚决不养。

父亲说,那时候干建筑

一个月工资300多元,能买100斤猪肉,比现在都多,养牛可不行。

但干建筑风险很大。

1993年父亲推着一小砖,从竹架上走过时,竹架坍塌,他从3米高的空中摔下,摔断了腰。这成为整个家庭的隐忧。

干了几年建筑,父亲想有自己的新房。

2000年,趁着村里重新规划,他想找块风水好的地方,盖新房。

在农村,一个家庭的大事就是盖房,娶媳妇。盖房,是足以让一个家庭伤筋动骨的消耗。

老屋拆掉后,剩下的旧砖瓦不舍得扔,父亲拿着瓦刀,一刀一刀地把旧砖上的石灰刮干净,盖新房的时候用。

他精细惯了。

老房与新房相距一公里,要把旧砖搬到新房,雇一辆拖拉机,来回一趟就可以。不过,为了节省开支,父亲自己用小推车推,车前系根绳,母亲在前面拉。

记忆中,乡下的冬天总是出奇得寒冷,窗户上总是一片白茫茫的窗花,屋顶上的冰溜子尖尖地垂向地面。

每天凌晨四点钟,在弥漫着雾气的乡村土路上,父亲弯着腰弓着背,踩着白霜,满载一车破损的砖瓦,一起有节奏地徐徐前行。

“你考上了大学,新房子我们住。万一考砸了,房子留着你娶媳妇用。”父亲说。

那一年,我14岁。

为了省钱,父亲坚持自己盖新房,没有请过任何建筑队。

他每天攥着瓦刀,自己垒砖,一家人一起盖。母亲当小工,和灰,递砖。大伯是电工管道工,铺设管线。三叔会搅拌混凝土,能封顶。四叔是木匠,会打门窗。

一家人用了大半年,盖了一栋平房。

## 【打工】 “种地不如干建筑”

我考上高中那年,2001年,眼瞅着新房将成,父亲受损的腰却撑不住了,倒在自家的工地上。

在农村,一个男劳力就好比一个家庭的腰,腰断了,家也要塌了。

我跟妹妹上学要花钱,盖房子也得花钱。他不能赚钱,也盖不动房子,每天看着母亲操劳,一脸愁容。妹妹也因此辍学。

他喜欢喝酒但不抽烟,腰坏掉后便滴酒不沾,但开始抽烟了。

2003年,距离我高考还有1年。尽管父亲的腰一直未能痊愈,但他还是去青岛打工了。

“打工一天60元,在家(给人干泥瓦工)一天才20元。现在的大学不比以前了,学费贵。”他说。

他又说,国家对农民工工要工钱,包工头不敢拖欠。

地全部交给了母亲,只有夏季收麦的时候,他才会匆匆回来割麦,然后匆匆离去。

但那一年,他一分工钱都没拿到。包工头只承诺2004年底发2003年的工钱。

他吃了哑巴亏,又不说出来。在学校里,他见了我说,你安心考大学,学费都给你攒够了。

2004年夏天,我考上大学。他从青岛回家,热热闹闹地请村里人吃饭,又心事重重地回去。

一年后,他终于从包工头那里拿到两年的工钱。

这一年,政府开始免征农业税,并向农民发种粮补贴。母亲劝他回家种地,但他已经对土地失去了信心。

“种一亩小麦,一年还弄不够2000块钱,够谁吃的?还不如干建筑。”他说。

事实上,那时候开始,这

种情绪在整个村庄弥漫,没有人再愿去种那一亩三分地。年轻人跑到煤矿井下挖煤,攒够了钱,盖房娶媳妇。中年人则全部外出打工。

## 【心愿】 “你买了房我就歇息”

2006年,父亲觉得没必要外出打工了。县里的房子就够他盖了。

整个县城都在搞“新农村建设”,盖房子的越来越多。

到了2010年,又流行“农村社区建设”。各种楼盘接踵而起,父亲的活计也越来越多。

他盖过“春天花园”,也盖过“青云花园”,并眼瞅着房价坐地而起。他还盖过许多社区楼,镇上穆家店村的,岳庄村的,还有城郊边的。

等轮到自己村上盖楼的时候,他希望能够自己盖。

父亲说,社区楼工期太快,一年才能盖完的,8个月就完工了,浇筑完混凝土,根本来不及养护,就开始砌砖。他说,自己住的房子,还是自己盖放心。

这个冬天,父亲又动了外出打工的念头。他跟村里人商量,春节后到北京打工。

他说,怀柔一个包工头要老师儿,“垒一个砖1毛5,我一天能垒1600个砖,就能赚200多块钱,干一个月比你赚的都多”。

他问我,北京忒大了,怀柔在哪边?离你近吗?又说,你现在出息了,别我去了你不好意思见我。

我说,妹妹出嫁了,我也工作了,你可以不用这么卖力干活了。

“我给别人盖了一辈子房子,现在城里房价贵,你买不起,等啥时候你买上房子、结了婚,我就可以歇息了。”父亲一笑,满脸的皱纹,手里还不停挥舞着那把瓦刀。

□本报记者 王瑞锋